



王新民 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多色贾平凹

多色贾平凹



王新民选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废都

贾平凹

一千九百八十年间，西京城里出了件事，两个美男子死在好朋友，一日沾得淫乐，去了唐妃杨玉环的墓地傻唱，况许多游人都做了妓女一色，加土摸在怀里，甚感疑惑，询问，才知道

唐妃是绝代佳人，出土时，身上入花盒，花粉妙鲜艳，这二人遂也创了许多，用衣包围，装在一只收藏了多年山黑陶盒里，只得有了山花籽来种。没挖，数天之后，盒里兀自生出绿芽，月内长大，竟蓬蓬勃勃一盆。便送至京上特别，无人能识，而其根，挖了京城中寺院寺的裁缝工请看，裁缝工毫不识，恰有锡样老师经过，又请教老师，老师还是摇头。问：“何师姑？”^② 老师经过去，又请教老师，老师还是摇头。^③

“不知这是什么花？开几片？”^④ 师姑答曰：“取那人进持剪刀剪手，随口说出个‘耳’字。法师道：‘这是奇花，当开四枝，但其茎不久，因为尔所挖也。’后花茎累根如数，但形状类牡丹，又类似玫瑰，且一枝蕊为红色，一枝蕊为黄色，一枝蕊为白色，一枝蕊为紫色，极尽娇美。”^⑤

一时消息传开，每日观赏者不绝，以为观止。两个朋友在，^⑥ 其一个更是珍惜，像着宝贝，亲自浇灌施肥，不料

某日醉酒，醒来醒来，^⑦ 竟把厨房炉灶上的花盆打碎，^⑧ 摔碎，结果花被淹死。此人恨不已，摔了陶盆，^⑨ 不起。

此事奇异，毕竟是一个花而已，知者之人心并不大，已后也便罢了，没挖到夏至，^⑩ 西京城却发生了一桩人人都经历过的灾祸，是这古历六月初七日酉年，先是太阳西红莲地暗，^⑪

11.6.92/30

太 阳初升

处星太阳睡着而人却忘记了还有太阳在睡着，所以这个城里的人谁也没有往天上看着。街西二刑警住旧星往日形像，有姐副室卧车而坐着卧车，深维副向，但有二星钱，不破指那公交车了，料着要3号指坐租车，偏有了什么重量的人物要临到这里，出租车的

出租车护卫开道，坐能山警笛就长声儿地叫，既有三圈车，出租车，公交车只得靠边慢行，自行车沿河山节奏。

有往坐和人，你蹲着我山豹子，我跟着他加豹子，豹子不是痛不痒。突然豹子山豹包由深而浅，愈浅愈轻，瞬间消去。

如 人没有了阴影拖着似乎不是人，用手去触脸庞摸，摸得一脸山轻寒。有人说你快点往天上一跳，立即惊呼：“天上有两个太阳了！”人仍在举了头往天上看，天上果然出现了两个太阳。两个太阳大小一般，多不薄！依旧是雌雄，是聚在一起的，组成了丁字形。过去的经验里，天二是布达月牙和日蚀的，但同时有两个太阳却没有遇过。

以为是眼睛看错了，再往天上看，那太阳就不再发红，是白色的，白山象电焊光一样白。慢慢地看不见了。完全和黑的隔壁看不见什么山的，完全山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

如还想什么？
们就

什么吗？

②

如非詩
老奇奇
古呼山



目 录

多色贾平凹/白烨	(1)
贾平凹书简及其教子术/方英文	(8)
平凹懒于面世/李沙铃	(20)
中国“议员”贾平凹/李匈奴	(24)
贾平凹还是个平娃子/蔡伟	(32)
“顽”作何解/刘斌	(38)
平凹，您再吝啬些/安黎	(42)
三毛眼中的平凹/孙聪	(47)
平凹琐记/葛国政	(52)
关于平凹的乱七八糟的往事/侯占良	(56)
我说贾平凹/商子雍	(66)
我的朋友贾平凹/金平	(69)
在平凹家吃饭/有令峻	(78)
与平凹为邻/惠瑞和	(81)
贾平凹二三事/白建中	(85)
贾平凹肖像/穆涛	(88)
与平凹老师一家同游/杨莹	(96)
初识平凹记/李连成	(99)
贾平凹这人 贾平凹那事/屈超耘	(104)

从《鸡窝洼人家》到《废都》/田珍颖	(131)
平凹与我互相道谢/彭匈	(139)
浪荡渼陂湖/丹萌	(144)
金秋西京会平凹/文洁若	(153)
平凹北宽坪之行/王卷仓	(157)
陕南人——记贾平凹下安康/陈长吟	(163)
平凹游山阳 著文传友情/陈文彦	(173)
一个编辑眼中的“独行侠”及其踪迹/王新民	(177)
平凹的一幅字/刘少鸿	(185)
贾平凹题联的联想/辛敏	(188)
和平凹谈语言/王永生	(191)
艺术怎么可能与心灵无关	
——关于贾平凹的画/穆涛	(199)
文学访谈录	(203)
平凹与友对话录	(207)
《废都》创作答问录	(214)
《废都》故事梗概	(217)

多色贾平凹

白 烨

因有陕西同乡、同届学友和文学同行的三重关系，在作家朋友中，贾平凹是我交往最多，相知也较深的一个。

我之所以不敢用“最深”一词来形容我对他的了解，实在是因为这个家伙太难以把握了，而且你接触越多，他身上显示出来的互为矛盾的东西就越多。好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那句“人是矛盾的集合体”的名言似的。

然而，正因为贾平凹把诸多不尽相同甚至迥然不同的东西集于一身，其人其作才不那么简单，才不那么平庸，而让你难以一眼洞穿，难以一言蔽之，有了让人咀嚼不尽的意味。

从这个意义上说，矛盾的贾平凹就是多色的贾平凹，多色的贾平凹就是独特的贾平凹。

弱与强

平凹身坯单薄而又生性懦弱，从外形上看，绝对是一副弱者的形象。他自己对自己的描画就颇为传神：“孱弱得可怜，面无剽悍之雄气，手无缚鸡之强力”。

他给人的印象也确乎如此。陕西的朋友常说，成了名的平凹仍然极不开通，他不愿意抛头露面又不得不抛头露面，因而

常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无论参加什么活动，总是缩在衣领里，躲在僻静处，别人不点名，他绝对不说话。我与他一同参加过几次会，也觉得他确实有些缩头缩脚，不够洒脱。1987年冬，作家出版社在京召开他的长篇新作《浮躁》研讨会，评论家朋友们竞相发言，慷慨激昂，轮到平凹时，他以羞怯的语气简述了自己的创作体会后，更多地谈了创作中的种种缺憾和不足。一副自谦、自责的神情，好像他写了一部《浮躁》，很对不起大家似的。

但在非公众场合，尤其是熟人和朋友之间，平凹又常常表现出让人惊异的另一面来。朋友间谈论什么或讨论什么，他总有一种不肯服输的劲头，从容不迫而又想方设法地旁征博引，直到占了上风为止。一次创作会议的晚间，几十个人聚在一个屋子里谈天论地，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转到了“荤笑话”上，一人讲一个，看谁讲得妙。轮到平凹时，他用不紧不慢的陕西方言讲了一个小偷捉弄县太爷的故事，那用语雅极了，寓意又“荤”极了，压倒了所有人的笑话，在座的人无不为之折服。也还是在那次会上，文学基金会印了一张有百十名著名作家签名的礼品画片，平凹认真看过之后对我说：“这所有的签名里头，最好的还是我的字。”一副当仁不让、洋洋自得的神气。

平凹自己说得好：“懦弱阻碍了我，懦弱又帮助了我。”他从中修炼出来的那种“静静地想事，默默地苦干”的内向性格和务实精神，使他在凭藉个体智慧和文思舞文弄墨的创作领域里大显身手、迭领风骚，以十分强劲的势头把他在别的地方丢留的懦弱一扫而光。

恐怕这么几个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截止1991年，他已出版各种类别的文学作品47部，在国内当代青年作家中名列

前茅，虽说还够不上“著作等身”，却也可以说是“著作等腰”了；他是当代作家中少数几个既在小说领域里独树一帜，又在散文领域里自成一家的作家之一；他先后获得过三十多种文学奖，1988年又作为第一位中国获奖者领取了国际性的美孚“飞马”文学奖。其实，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作为新时期文学为数不多的贯穿性作家之一，贾平凹在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推进整个文学的发展方面，还起到不少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小说《满月儿》，预示了当时的小说创作由揭露“伤痕”向正面写实的过渡；他发表于1984年间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和后来的《浮躁》，有力地促进了“改革文学”向现实生活深处的掘进和发展；他发表于1982年的《卧虎说》最早发出了文学“寻根”的审美信息，此后又以“商州”系列作品成为“寻根文学”的一员主将。他还是较早尝试“新笔记小说”创作的探索者，后来有关小说文体的问题的提出与讨论，他也是始作俑者之一。总之，在新时期文学创新求变的道路上，每一时期的第一阶段都留有他鲜明而有力的足迹。

由此可见，在生活中不无懦弱的贾平凹，一旦进入创作的领域，是何等的雄强，何等的英武。

“鱼翔浅底，鹰击长空”。贾平凹的天地在于创作，他是为文学而生就的。

呆与灵

关于贾平凹的呆，也有不少故事。事实上，在他所不擅长的一些事情上，显呆露拙是常有的。不久前，有朋自西安来，说是去冬西安市文联换届后举办茶话会，平凹以文联主席的身份

份主陪省市领导。他除了别人问一句答一句外，就默坐不语了。有几位不甘寂寞的副主席和委员们则如鱼得水，左右逢迎，夹吃端喝好不热闹，平凹反被大家遗忘了似的晾在了一边。事后从平凹那里知道，朋友们勾勒的那一幅图画是真实的。事情同我想象的一样，不爱表现自己又不善于交际的平凹遇到这种场合不仅不会感到尴尬，反而会感到欣幸。因为陪领导这种苦差事有更合适的人取而代之和乐于酬应，于大家都是幸事。

我也遇到过平凹在不该呆的时候犯呆的事。去年6月间，西安市文联和市作协联合举行“贾平凹近作研讨会”，尚在住院的平凹抽出三天时间与会，他既是会议的研讨对象，又是协会的主席，本应只是会会友、听听会，谁知遇上了一帮玩心大于责任心的办会者，正事上常常抓不着人。平凹索性带上夫人和一位副主席，从接送与会者到安排住处，招呼吃饭，几乎包揽了会务。他一会儿是接待员，一会儿又是办事员，三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他没有想到自己还有指使别人的权利，也拿不出名家的架子和领导的威严来。朋友们在怜惜和感动之余，都觉得他那不大不小的官实在当得有些窝囊。

然而，只要涉及到与创作、与审美有关的事情，这个官场上的呆子便摇身变成了一个艺术的精怪，比谁都灵敏、都灵醒。近年来他在诗书画集艺术门类上全面出击暂且不论，即拿他当成宝贝收藏了满屋子的石头和树根来说，那也只有想象力同他一样奇崛而超群的人才可能领略其中的奥妙与意趣。一块石头，他这样摆，说是像狮子，又那样一摆，说是像老道；这个树根他说像女人在舞蹈，那个树根他说像白鹤在长鸣……。反正似像非像，全凭想象。你若是照着他的描述去理解

和想象，便越看越像，绝妙异常。朋友们去他家，主要的节目就是欣赏他的这些木、石收藏品，听他绘声绘色又眉飞色舞地解说与炫示，好像他得到这些东西绝妙得天下无双。我常常想，平凹真有一种从人们习焉不察的事物中，发现美和表现美的灵性、悟性和天性，这恐怕就是他总能在文学创作中别具慧眼和独领风骚的奥秘吧。

平凹的悟性和灵性，还表现在他的掐八字、看手相上。他常常把一些找他测性格、算命运的男男女女说得晕头转向又心服口服，因而有了一个“贾半仙”的雅号。我向来不信算命一类的勾当，但自目睹了平凹的一次算命后，便不敢贸然否定了。一次会议的间歇，我熟识的一位女编辑托我找平凹给她算命。他们互相并不认识，我把他们领到了一起后，便坐在一旁观看起来。平凹问了她的生辰八字，又看了看她的右手，然后煞有介事地说了起来，什么你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来，什么你的婚姻生活不甚协调等等，使这个刚从西藏讲师团归来又正准备离婚的女人惊叹不已。事后，我问平凹这“八字”和手相果能看出人的种种境况么，平凹这才说，他问“八字”和看手相，纯粹是为了打掩护，真正的奥秘在于凭他长期观察各色人等的经验和细切感知对方情性与心性的悟性。由此我也知道，他把算命也作了探悉人性、窥解人生、积累素材和锻炼悟性的手段。而他作为一个富于创作性的作家，也确实藉此显示出了自己过人的敏锐、聪慧和睿智。

丑与美

从长相上说，平凹说不上相貌堂堂、人材出众，却也是平头整脸、人模人样。但他总是对自己估计过低、缺乏自信，往往

以“丑陋”用以自贬和自嘲。而他那些刊发在一些报刊上的照片，因既不上像又未精心择选，也给人一种其貌不扬的印象。其实，这里头既有他真诚自谦的成分，也有他故意渲染的伎俩。他把自己说得面目“狰狞”一些，便大大降低了读者的期望值，而一见真人，却未必如此，反倒生出好感来。事实上，平凹在许多场合，都以他的瘦骨清风和秀外慧中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其中当然包括不少女士在内。

但平凹不大修边幅却是事实。他除了按照他的“女人美在头男人美在脚”的美学观点时时注意鞋的整洁外，其余就都随便便了，只是去冬要去美国访问，他才破天荒地“武装”了自己。我打趣地说他：“噢，换了个人样了。”“有什么办法，丢自己的人事小，丢国家的人事大。”他也打趣地回答。我想，平凹不事修饰并非是愿意邋遢，这除了生活习惯上的原因外，显然还出于他不愿惹人眼目，只想朴俭为人的心灵。

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平凹一个劲地把自己往丑人的行列里划，却毫不掩饰他追求美的事物的炽心。像他当年痴追美人韩俊芳的经过，就已成为众人皆知的猎艳轶闻。他有一次乘公共汽车时，发现中途上车的一个姑娘惊人的漂亮，眼睛再也离不开她。后来，姑娘下了车，他心里生起莫名的失落与惆怅。此后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便索性三次冒着酷热，不辞劳苦地到姑娘上车的市南郊某车站可怜巴巴地守株待兔。功夫不负有心人，贾平凹终于想方设法地把她追到了手，这便是他的夫人韩俊芳。后来，人们向他们夫妇证实此事，俊芳说完全属实，平凹则笑着不置可否。我的朋友也是平凹的朋友孙见喜，在《贾平凹之迹》(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一书中专有一章讲述贾韩的恋爱经过，读了那一章的人都会看到，在诸如找心上人

这种关键时刻，贾平凹一点都不懦弱，不呆拙，更不言什么丑了，简直勇敢、自信到无所顾忌的地步。可见，一个人的爱美之心高度炽热了之后，也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都敢干的。这大概也是人们常说的“色胆包天”吧。

平凹在一份《性格心理调查表》上的“你一生性格变化中的重大因素”栏里写道，“事业和爱情是我的两大支柱”，缺了哪一样，或许我就自杀了。”一语道破了天机：文才+情种=贾平凹。它还表明：无论是文学中的写美还是生活中的爱美，在他那里作为浑然一体的审美追求同他的生命、生活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平凹曾这样谈到过他的爱人韩俊芳：“从她的身上，我获得了写女人的神和韵。她永远是我文学中的模特儿。”由个体女性的美领略到整体女性的美，由现实女性的美生发出理想女性的美，因而才有他笔下众多美妙而可爱的女性形象——如此来看，我们不仅应当感谢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也应当感谢作为模特儿的韩俊芳。谁能想得到，十数年前公共汽车上的那次邂逅相遇，对于投身于文学的贾平凹和贾平凹所投身的文学来说，竟然会有那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呢？

贾平凹书简及其教子术

方英文

《出版纵横》的王新民几次来信，说要编一期贾平凹专号，请我写篇文章，或提供点鲜为人知的资料。新民是我大学时同窗，又是商州女婿，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近来身体欠佳，大脑迟钝，还有久拖的文债；加之平凹乃超级明星，超级明星所穿的内裤都是透明的，何有“鲜为人知”的地方！忽然想到，平凹与我之间有许多通信，除了他与我，真是“鲜为人知”了，何不选几个拿出来发表呢？这样既偷了懒，又可借明星之光，扩大咱的影响，算是“尿尿捉虱，一举两得”。反正眼下的报刊杂志，“吃平凹”的文章铺天盖地，无非也是“捕名人之影，得自家稿酬”，而已。

信札一

英文：

你一走，俊芳^①以为把你得罪了，说她后悔在老费^②家楞了你一句，她误解了你的意思，你误解了她的意思，实意是开玩笑，怕你代替了见喜^③之喜，但她没机会对你说明了。那晚你走得极不好，因为晚上郑老师^④又来打牌，为了你，我也给老师赞助了十余元，且张月赛^⑤也来，说他给张郁^⑥局长一定

谈。你来的目的是找人，可人家上门了，你却走了，这一点看，你是没管仲^⑦之才，亦无管仲之命。你只知道给夫人买衣服，去寻你的同学（是不是女的）误了大事。你答应晚上来，你不来，失之人信类如犬矣。下次再来，万不要带东西，你是让我给你行贿吗，我才不理。

既已回去，与书霞^⑧共享天乐吧。书霞有山口百惠^⑨风范，秀色可餐，你应尽犬马之劳，奴仆之役才是。

我和俊芳会领妹萍^⑩去见郑老师的，这次俊芳去，走局长夫人路线了。

托人买到了佳品：牛尾巴肉。可你走了，你没口福，虽然我们吃了，但吃时还说，这是给英文的，英文招待咱了。

平凹书 九〇,一,十一

俊芳说，我没把在见喜家的事说清，或许你根本未记得此事。我不写了。

方注：

①韩俊芳，贾平凹之妻。

②费秉勋，批评家，西北大学教授。

③孙见喜，作家，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

④郑定宇，时任西安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曾在西北大学任教，先后给贾平凹和方英文讲授过《小说创作技巧》。有著述，及电影作品。

⑤张月赓，《西安晚报》高级编辑。

⑥张郁，作家，时任西安市广播电视台局长。

⑦管仲，春秋初期杰出政治家。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管鲍相知最深，后世以此比喻至友。

⑧彭书霞，方英文之妻。

⑨山口百惠，日本女影星。